

宋之的剧作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本書出版說明

這本劇作選選取了作者1935年至1948年的八個劇本。

獨幕劇中的《微塵》是1941年發表的作品；《出征》是根據1946年出版的獨幕劇集《凱歌》編入的；《故鄉》及《群猴》曾于1948年合收為獨幕劇集《群猴》（即《人與畜》）出版，現在就是根據這個版本編入的。

多幕劇《罪犯》是1937年的作品，初版于1937年；《武則天》初版于1937年，劇本前面并附有一篇序文；《霧重慶》（又名《鞭》）初版于1940年；《祖國在呼喚》初版于1943年。

本集在編排上，為了使獨幕劇與多幕劇分列，因此未能按照全部作品的寫作年代編次，而是將四個獨幕劇排在前面。以上作品，在此次付印前，我們對某些個別字句作了少許必要的訂正。

作者1949年以後的劇作不在這個選集之內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內大街320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號

北京華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書號933 字數341,000 開本850×1168 1/32 印張15 11/16 插頁3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1—3300冊

定價（4）1.50元

序 言

中华全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、中国共产党党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、剧作家宋之的同志，不幸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因病逝世了。为了追念他一生中为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，特将他生前的主要剧作选编出版。

宋之的同志于一九一四年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一个农民的家庭，在高小和初中读书时，就热爱文艺，因而在他的少年时期，就从革命的文艺作品中，在同地下党员、进步教师和同学的接触中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并开始学习写作和参加进步的戏剧活动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宋之的同志正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，为了参加救亡活动，他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“苞莉芭剧社”（俄文斗争的意思），演出救亡戏剧。一九三二年宋之的同志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，任出版部长和联盟机关刊物《戏剧新闻》的主编。一九三三年到上海，在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，成立“新地剧社”。同年，因参加欢迎巴比塞调查团的示威被捕。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狱后，继续

參加左翼劇聯的工作。同年在去南京演出回上海時，第二次被捕。一九三五年出獄後，到太原“西北劇社”和“西北電影公司”工作，創作話劇《誰的罪》，電影劇本《無限生涯》，和報告文學《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》，因此，受到閻匪錫山的迫害，於一九三六年返上海。同年，小說集《賜兒集》出版。一九三七年春宋之的同志的重要著作之一話劇《武則天》問世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宋之的同志在黨的領導下組織救亡演劇第一隊赴內地進行宣傳工作，並參加了劇本《全民總動員》的集體創作。一九四〇年自戰地返重慶，創作劇本《刑》和《霧重慶》，這兩個劇本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貪污腐化，破壞抗戰的罪惡，在重慶演出後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，也使宋之的同志的文學創作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向前跨進了一大步。一九四一年國民黨政府在全國發動了反共高潮，在皖南對新四軍軍部製造了“皖南事變”，在重慶也開始了對進步文化人的大逮捕，宋之的同志不得不去香港。到港後，在黨的領導下，成立“旅港劇人協會”，繼續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，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才又返回重慶。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，主要的創作有劇本《祖國在呼喚》、《春寒》、《戲劇春秋》等。

抗戰勝利後，宋之的同志經上海到蘇北解放區。解放戰爭爆發，又從蘇北調到山東，任山東大學教授。一九四七年調東北文協工作，任《生活報》主編，在揭露和批判蕭軍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中，宋之的同志表現了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立場。一九四八年三月，宋之的同志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同年，宋之的同志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，隨第四野戰軍南下，參加了遼沈、平津、海南島戰役，並創作劇本《愛國者》等。一九五〇年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任文藝處長兼《解放軍文藝》主編，

直到逝世为止。宋之的同志最后的一个作品是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剧本《保卫和平》，该剧在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会演中获得二等奖。

宋之的同志的一生，是光荣的革命文艺战士的一生。入党前，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，坚持革命文艺战士的光荣战斗岗位，经过白区工作和两次法庭、监狱的考验；入党后，在党所分配的工作和斗争中，一贯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和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斗争，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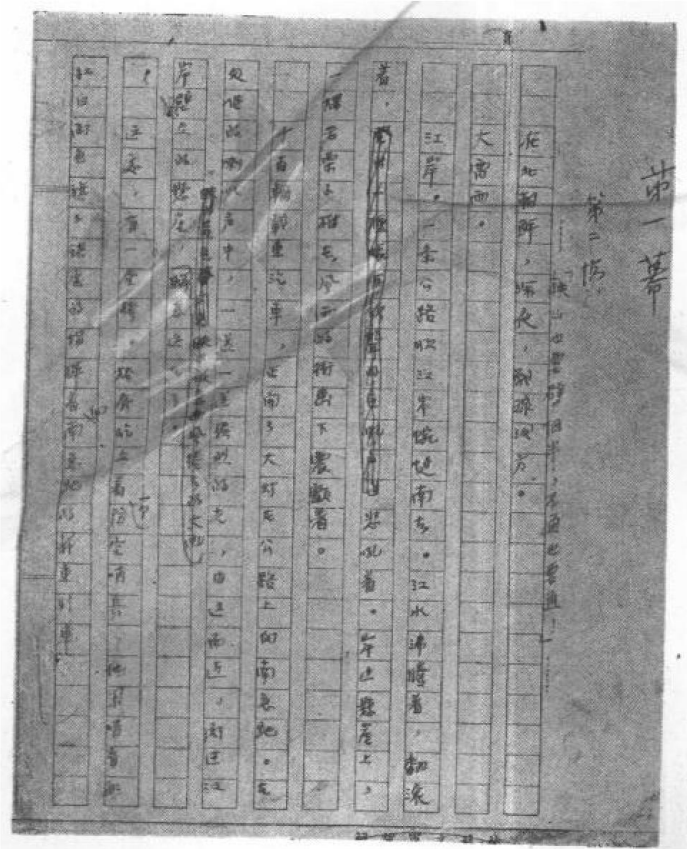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让我们以选编《宋之的剧作选》，来纪念我们忠实的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。

宋之的剧作选编辑委员会

1958年5月



作者像



手 迹

目 次

序言	1
微塵	1
出征	27
故乡	47
羣猴	69
罪犯	87
武則天	149
霧重庆	251
祖国在呼喚	355

微 塵

(独 幕 剧)

罗平——一个乡村小学校的校长。

郑玉屏——罗平的太太，小学教员。

郑老太爷——郑玉屏的父亲，眼睛残废。

马北峰——小学校的房东，乡间的小财主。

马太太——马北峰之妻，一个乡下女人。

舅爷——马太太的哥哥，一个商店里的掮客。

江拐子——吃利息过活的人。

时间：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的某天，从早晨八点鐘到晚上八点鐘。

地点：

重庆近郊一村鎮。

布景：

小学校的办公室，马北峰院落的一部分。里外兩間，里間是罗家的寢室。一門通外院，可达马北峰的私宅。

早晨八点鐘的时候。

幕啓：办公室的时鐘正敲八下。

郑玉屏在批改文卷，罗平在看报。

罗平忽然放下了报，站起来。

罗平 八点了！

郑玉屏（抬起头来）你干嘛？

罗平 老是睡不醒，早上剛起来，现在就——（打了个呵欠）好

容易赶上礼拜，想略微再躺躺。

郑玉屏 (放下笔，郑重地)你等一等。

罗平 唔！

郑玉屏 (走近罗平，低声地)刚刚马太太又来了，问我们的饭到底是包呢还是不包。马上就到底了，要不包呢，这个月的饭账就该结了；要包下去呢，大家还得商量一个合理的办法。

罗平 你看着办好了。

郑玉屏 怎么我看着办，你难道就不吃吗？

罗平 嘿呀，烦死了，一天到晚的是为了吃饭，为了吃饭！

郑玉屏 一跟你谈到正经事，你就这么死样活气的！大家不管好了，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！

罗平 叫我怎么办？我有什么好办法？总共才三十九块的薪水，吃，倒要吃掉四十几，还有——

郑玉屏 还有一个老人家是不是？

罗平 哼！

郑玉屏 是我的爸爸，我养活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你走好了，犯不上累着你。学校要是办呢，我一个人也办的了；要是不办呢，就干脆闲着。我不信这么大的中国，就会饿死我们父女两个。

罗平 你瞧你，一句话还没讲完，就又多心了。这算哪一门呢！

郑玉屏 本来嘛，这种年月，自己都顾不了，再加个亲戚，贴在上，谁都会不舒服的。

罗平 算了，算了。马太太到底怎么说？

郑玉屏 她说，我们下个月要包呢，就不能按月算了——

罗平 怎么？

郑玉屏 因为谷价一天一个行市。她說,这个月按月算錢,他們要賠好几十塊呢!

罗 平 听她瞎扯! 我們这个月吃的是平价米, 他們派人从重庆买下来的。

郑玉屏 她可不管这些, 她是依場上的行市算的。

罗 平 沒見過这种黑良心的人, 自己家里几百担谷, 屯起来等行市, 还天天派人上重庆, 买平价米賺我們的錢。想起来真沒意思, 我們在这兒熬, 熬着等最后胜利; 他們也在那兒熬, 熬着等他媽米价漲!

郑玉屏 輕点, 吵什么?

罗 平 我一想到这个, 不由地就来气!

郑玉屏 光气有什么用, 总是我們太老实了!

罗 平 不老实又怎么样? 总不能把嘴封起来, 叫胃也停止了消化, 不吃也不拉呀!

郑玉屏 無聊!

罗 平 你倒有聊, 还不是跟我一样, 光着屁股充汉子, 屁办法也沒有!

郑玉屏 嘿呀, 你瞧你的嘴呀!

罗 平 嘴是臭点。这年头, 別的談不上, 口头上痛快痛快, 也算是一种享受。再等兩天, 我还想躺在被窩里罵皇上呢, 好在牆上也沒長耳朵, 走不了風, 怕什么!

郑玉屏 缺德!

罗 平 要不是这德字头上差那么一点, 我們早好了!

郑玉屏 你倒是有沒有正經的?

罗 平 我正經的倒有, 就是不告訴你!

郑玉屏 啊?

罗 平 諸葛亮行軍，总有三条錦囊妙策。我現在一条还没用呢！

郑玉屏 什么？

罗 平 （拍着自己的胸脯）你往这兒瞧！

郑玉屏 嗯！

罗 平 里面有秘策！

郑玉屏 别人煩的要死，你还是这么嘻皮笑臉的。学校吧，学校忙我一个人；家庭呢，家庭你又不管。也不知道是哪輩子沒做好事，今生来活受了。

罗 平 你到底煩什么？

郑玉屏 谷价昨天已經漲到兩百二一担了。

罗 平 它就是漲到叁百叁，我們也不怕，本月的飯錢好在已經談定了。

郑玉屏 下个月呢？下个月就不活了嗎？馬太太說，下个月我們要包飯，就得跟着谷价算。谷价漲，我們的飯錢就跟着漲；谷价跌，我們的飯錢就跟着跌。谷价要漲十塊，我們的飯錢就加兩塊；谷价要跌十塊，我們的飯錢就減兩塊。可是哪兒有跌的話，要真漲到叁百叁——

罗 平 二三得六，二三得六，我們的飯錢就要六十六塊！

郑玉屏 哪兒出的起呢！

罗 平 出不起，就回去！

郑玉屏 什么？

罗 平 回老家。

郑玉屏 放屁！

罗 平 你的嘴倒香！

郑玉屏 （一連气地）这就是你的正經話嗎？这就是你的錦囊妙計

嗎？這就是你的秘策嗎？你——

羅 平 吵什麼？吵什麼？要我輕點，自己先吵起來了。當心，老太爺在里面听着呢。他眼睛瞎了，耳朵頂尖，要聽見我們吵嘴，嘴上不說，心里會難過的。

鄭玉屏不語。

羅 平 要是你真這麼煩心呢，那你就別管了，瞧我的！

鄭玉屏 瞧你的？

羅 平 我預備親自出馬，跟這位馬太太周旋周旋。

鄭玉屏 你跟她怎麼講？

羅 平 我自有辦法。

鄭玉屏 吵鬧是沒用的。越吵愈壞，大家傷了感情，倒難講話了。我們又不能自己起火，自己起火反而會更貴的。

羅 平 我又不是傻子！

鄭玉屏 求情也沒用，只許她求你，你就不能求她。別的都好談，一落到錢上，少一個都不肯的。

羅 平 我心里有底。

鄭玉屏 也不能由着她的性子算。我們兩個人加在一起，總共才八十三塊錢，就算是把辦公費都賠在里面，還不夠數呢！

羅 平 你放心吧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鄭玉屏 收學米也辦不到，開學的時候，已經收過學費了。

羅 平 我知道。

鄭玉屏 更不能露窮相；要是一露相，這地方我們就要站不住，被人瞧不起了。

羅 平 你的條件倒多！

鄭玉屏 難就難在這種地方。

羅 平 我一定包你滿意就是了。

郑玉屏 老罗——

罗 平 嗯！

郑玉屏 你不是开玩笑吧？

罗 平 生活都快把我们压扁了，还有心肠开玩笑！

郑玉屏 是呀，生活都把我们压扁了，……不过，你说的这么好，
我总觉得不大可靠。

罗 平 怎么？

郑玉屏 你并不是这么一个人。你昨天还在咳声叹气，哭天怨地呢！

罗 平 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现在的时势，一天一个样子，比方米价，不是一天一个价钱吗？

郑玉屏 (严重地)告诉我，老罗，你到底打什么算盘？

罗 平 我——

馬太太上。

馬太太 郑老师。

郑玉屏 哦，馬太太。

馬太太 本来呢，我应该等一等，等到太陽落山了，再来讨你的
回话，可是我們馬先生——

郑玉屏 唔！

馬太太 好在是自己人，你总不会怪我的。不見外的話，你們虽
是从下江来的，我可一向把你們待得像亲兄弟一样。郑老
师，我們剛剛談的那件事，你……

郑玉屏 (惶乱地)我……

罗 平 (挺身而出)你們剛剛談的，是不是包飯問題？

馬太太 是呀，生活高了，我們賠不起。

罗 平 少說廢話，你不是又要加錢嗎？

馬太太 加錢的話，我很难出口，大家研究研究看——

羅 平 用不着研究，你就直截了當地說吧！

馬太太 我的意思……

羅 平 要隨了谷價，按天計算，是不是？

馬太太 羅先生覺得怎麼樣？

羅 平 我完全同意。

鄭玉屏 什麼，你完全同意？

羅 平 這辦法頂公平！

鄭玉屏 頂公平？

羅 平 大家都沒當上。

鄭玉屏 老羅！

羅 平 要是谷價漲呢，我們就忍個肚子疼；要是谷價跌呢，你們也別後悔。

鄭玉屏 你安的什麼心，老羅？

羅 平 我們算是一言為定了。

鄭玉屏 一言為定，不行，不行。一天一算賬，以後的麻煩太多了。況且現在的谷價又沒標準，拿什麼做憑據？城里一個價錢，鄉下一個價錢，場上一個價錢，家里又一個價錢，誰有這閑工夫到處去打聽；要不去打聽，又拿誰的話作數呢？

羅 平 就拿馬太太的話作數好了。

鄭玉屏 拿馬太太……你瘋了！

羅 平 不過，馬太太，有句話可得講在前面，到下一個月，米價跌了，大家都不能反悔，我們吃一天付一天的錢。

馬太太 那自然了。

羅 平 還有，為了免得將來有爭執，我們立下文書字據吧！

馬太太 （不免有些疑心地）怎麼？

罗 平 这么稳妥一点。

馬太太 稳妥一点？（越来越疑心了）我去跟我們馬先生商量商量。

罗 平 請便吧。

馬太太孤疑地下。

郑玉屏 老罗，你准是痰迷心窍了！

罗 平 （故意高声地）我痰迷心窍，笑话！我是看准了，才敢答应的。从明天起，米价就要大跌特跌，说不定会跌到战前的价钱呢！

郑玉屏 什么！

罗 平 所以吃一天，算一天，我們頂合适。要是冒冒失失地咬死了一个月多少錢，那就糟了！

郑玉屏 你什么意思？

罗 平 什么意思，战争馬上就結束了，你懂不懂？

郑玉屏 嗯？

罗 平 日本鬼子已經不能支持，正从各地撤兵呢！听说是要撤出宜昌，撤出武汉，撤出南京，撤出广州。南宁、欽州是早就撤退了，武汉、广州正放火烧呢。（拿起报来）你看，报上已經登了，“广州敌縱火！”縱火，你懂不懂？

郑玉屏 嗯！……

罗 平 所以一个人要不看报，不注意时事，一定要做傻瓜。輪船公司的船，听说都已經开到宜昌，在宜昌江面上停了一鐘点，又回来了。重庆的下江人，都已經卷起被盖，准备到南京过年呢。

郑玉屏 真的？

罗 平 还假的了！你想大家一出川，战争一停止，米价还有不跌的吗？所以我一定要馬太太立个書面字据，我怕是明